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都是幻 第二回 梅魂幻 神燒卷癡子哭梅花

繡口錦心，無端為花煩惱。男兒淚豈容輕雨。何事號淘，這情誰曉，似顛狂風中柳裊。蚪抖龍蛇，筆下蟾宮非杳。為誰何云梯拋早。百病堪醫，惟癡情難療，縱附子人參休道。——右調《風中柳》

且說穎氏，一日夜間腹痛臨盆，那斬首的妖龍，原是修煉多年，精神不散，魂魄飄飄。偶從穎氏房前經過，見燈光透出。

近看時，是婦人分娩。凡思一動，投入胎中。一時之後，穎氏生下一孩，清秀異常。南陽夫妻，歡喜之極。但聞房中，梅香滿室，一月方散，因而小名梅郎。到六歲時，獨請一師，名喚鮮於明。送梅郎上學，取名南斌。拜過了師，開書教讀。讀的是千字文，南斌上口便熟，片時將一本千字文俱皆完了。鮮於明甚以為怪。到午間，出個一字課與他道：「天。」斌回報導：

「這樣課，對他怎得。要對時，自然對地了。何不把長而有趣的，出一課來對對。」鮮於明見說得蹊蹺，便把斌字字義出一聯道：「學子文武全才。」南斌隨口就把先生的名氏對去，道：

「先生日月並照。」鮮於明聽了，叫一聲道：「妙。」隨即又出一聯：「南村南家，一位奇男子。」南斌又隨口對道：「先生先進，雙姓是鮮於。」鮮於明聽了，連叫道：「妙極，妙極。」隨即又問道：「你可會吟詩麼？」南斌道：「先生命題。」鮮於明道：「就把南斌二字為題。」南斌低頭一想，從從容容道：

東西旁拱北來朝，執笏操戈並轡鑣。

一面能教三面服，賦詩退敵姓名高。

鮮於明拍掌叫道：「奇才奇才。」心中想道：「東西旁拱北來朝，豈不是南；執笏是文操戈是武，並轡鑣，合成斌字。一面能教三面服，豈不是南。賦詩是文，退敵是武，姓名高，合成南斌。此等詩，即使老成才子賦來，有其確，無其捷。有其捷，無其確。分明是一位神童，吾不能為之師矣。」即接南陽到書房看了，亦稱奇歎絕。此後南斌所讀的書，總是過目成誦，不在心上。因書窗前有梅樹數株，不時去澆灌護惜，就如性命一般。

次年，南陽另延一師，就是郡癯飽學名士諸材。向年七月十五蘭盆時，果然孝思勃發，歸家薦親，故此不遭水劫。如今南陽請他來教南斌，因諸材也有一子，名喚諸綬，此時已有十歲，帶到南家，與南斌同窗。諸綬也聰明，南斌與之志同道合。

一日殘冬之候，窗前梅花盛開，二人開了書窗，倚欄看梅。見天上忽然下雪，諸綬即口拈一絕云：

曾擬空中撒白鹽，又云柳絮舞風前。

看來玉帝雕良璞，玉屑霏霏降世間。

南斌聽了，也就順口兒依韻回和一首云：

也非柳絮也非鹽，豈是霏霏玉降前。

昨夜瑤池梅落片，掃將梅片落人間。

諸綬道：「南兄之詩，有仙家丰韻，無煙火氣。」南斌道：

「諸兄之詩，如官家冠佩，無寒酸氣。」二人相得，大概如是。

同窗了七年，諸綬十六歲，南斌十三歲了。文章經史，詩詞歌賦，無所不通。是年宗師科試，南斌與諸綬一同上道。文宗出的題目，第一題是「內無怨女外無曠夫。」隨後文宗又寫下一片牌來，內中有云：

越中千岩萬壑，山水爭奇，必有奇才。今日之角勝，他日之弘碩也。今本道第二題，通場賦梅花詩一律，以試諸童之才，以見志。倘無詩與詩不全，即文佳，亦不錄。特示。

南斌題目到手，竟揮完了頭篇。第二題吟詩，是他長技。

梅花又是他酷好，也一揮而就。工夫尚早，忖道：「場中同輩，料無奇才。獨諸綬是我敵手。若要壓倒他，必須多做兩首佳詩，自然是我批首了。又提起筆來，依前韻續上二首。候第一牌開門，納卷出場，自家拿定是批首了。次後諸綬出場，二人寫出詩文與諸材看了，也道南斌是案首，諸綬不出第三。及至文宗閱卷之時，見這些童生，第一篇是文章，還也完的多，通的多，看到梅花詩，也有不做的，也有只做四句的，也有不叶韻的，也有不成韻的，也有抄千家詩、神童詩的。文宗大笑了一場。

見頭篇大通的，只得取了。至後來理出一卷，卷面是未冠。看他頭篇大概，清新雋逸，加了數一圈。去看梅花詩是：

寒香護惜幾曾誇，且讓芳菲落盡花。

竊愛夜深眠月露，甘心末世對煙霞。

淡妝素服憑誰賞？高髻危欄只自嘉。

只有東風能解意，瑤台吹上占魁華。

文宗圈上兩行，竟欲取為批首。及至後來，看到第一束卷子，內中有一卷，卷面是幼童。頭篇文字，比前卷更好。文宗加了密圈，批道「字字人情。」去看梅花詩，原來有三首，其一：

白玉堂前種有年，東風吹上百花先。

含美人擬雙珠蚌，放萼朝披五色煙。

日映文章腸欲見，科登幽素士加憐。

他時尚用調商鼎，賴此春華一夕妍。

其二：

群芳次第及華年，贏得開時我獨先。

姿豔艷思占鼎甲，標高勢欲上凌煙。

香分月桂羞他晚，節傲風鬆覬我憐。

寄語江城弄笛子，休將五月落春妍。

文宗看完第二首，便拍案連聲叫妙。又去看第三首：

竹友鬆兄待有年，相逢常得在春先。

壽陽妝額嬌宮禁，驛使逢君寄隴煙。

范氏譜成知種美，宋家賦就使人憐。

有時紙帳偕君臥，知己相看韻較妍。

文宗看完，只管搖頭作圈，搖個不住。想道：「越中看如此奇童，方見得山陰道上，千岩競秀，萬壑爭流。不然，不但為本道所笑，即山川亦且笑人。」意欲舉筆加圈，見燭光不明。

將手去撮燭花，手疼一放，燭花竟拋在卷子上，燒得通紅，連連撲滅，只剩了兩頁白紙。文宗頓足太息，呆看了半晌，懊惱了片時，無計可施。忖道：「此子才高命蹇，為之奈何。只得把一首詩的未冠，做了第一名。以後胡亂填了，發到府間。折號出案時，諸綬是批首，南斌竟無名。南斌一氣，幾乎氣殺了。

想道：「諸綬既是第一，文宗之眼不差。難道我的卷子，休抹壞了。或者有割竊之弊，也不可不知。」隨即到禮房去看新生的卷子，只見抄神童詩的也進了，抄千家詩的也進了，那不叶韻的、不成韻的都進了，愈加氣憤。忖道：「紅紗罩眼，顛倒豪傑，文場

之常。但未有如此錯亂者。」又想道：「比如古時，唐朝應制，到天子殿前賦詩，那中狀元的詩，也不過如此。如今便考了案首，做了秀才，氣味也只有有限，何況又抹殺了。」

愈想愈氣，悶悶的踱了回來。路中見街坊上有許多古畫攤著，立住看時，內中有一幅張仙打彈，畫得容貌堂堂，作張弓放彈之狀。南斌心中一時觸發起來，忖道：「文字功名，謂之韁鎖。

便成就來也不耐煩。古人中如班仲升，投筆封侯，立功異域。

那些吟七言做八股的酸學，究竟了老班，只好伸頸作舌。何不如精習彈射，日後可以經文緯武，馳驟皇都。」就買了這幅張仙畫，又去買了彈弓，歸家走到書房邊，見窗前這幾株梅樹，開花過期，已將謝了。觸物傷情，因而哀哀切切的，哭個不了。

穎氏到書房解勸，越勸越哭。哭到三日，也還不止。穎氏對南斌道：「梅郎性癖耽花，向有癡情。今又因功名不遂，竟成顛子。倘有不測，你我何如？何不送他到南莊，舒暢幾時。」南斌甚喜，當日就著工人與書童，送南斌到南莊住下。此莊，周圍到是溪水，溪外是池塘，塘上一邊栽柳，一邊栽梅。牆門上有一匾額，是「小瀛洲」。進內一路，是曲徑花欄，處處有亭台點綴。周圍約有百畝之基，四時花卉俱佳，院子甚是精確。

畫堂前有一匾額，是「萬花谷」三字，前後俱有月池，池內種蓮花，池邊栽鳳竹。所以軒前對聯是：

竹影播疑君子至蓮香動似美人來

其餘花卉，因前七月二十三日，被浪水淹壞了些，不比已前繁盛。南斌到莊，把經書文字，置之高閣，單把古今的梅花詩集為一部，不時吟詠，俱依韻和他一首。名為《玉人樓》。

一面將張仙打彈圖掛起中堂，香燭供奉。除看花飲酒賦詩之外，就到後園學習彈技。如此多年，不知不覺，彈技竟精工矣。不料外邊世事變更，李自成把京師都破了。南斌也只是在莊快活，置之不聞。又是三年，彈技更精了。

一日，正值盛暑之天，南斌拿了彈弓，步出溪塘，意欲打鳥。見溪水清涼，就脫衣入水中洗浴。將身鑽入水底，躍了兩躍，竟變了一條金鱗。正在水中得意，忽有一群烏鴉，在半空展翅噪鳴。南斌惡其惡聲，水中一躍，變了原身，即上岸，持起彈弓，望空一放，那鴉兒竟打了落來，不覺徘徊自喜。未及穿衣，忽書童匆匆走來報導：「老主人來了。」南斌最怕南斌古執，恐有瑣碎之言，就一跳，跳入水中去了。南斌尋到溪邊，書童說入水去了。南斌吃驚，問故。書童道：「向來常常如此，不但熱天，即寒天也常要入水去玩耍的。」南斌聞了，甚以為奇。隨即吩咐書童道：「外面新朝渡江，逃兵沿途搶掠，特來通知。如今會得人水，倒也放心。只是衣服銀錢，須要小心藏好，我即忙要回到城中去護家了。」南斌說完，匆匆而去。南斌在水底，句句聽見。就跳上岸來，穿了衣服，往前村打探消息。只見有逃難的男女，或躲在山灣，或逃在冷寺，紛紛的說道：張家婦人被逃兵點污，又擄他丈夫挑擔。李家女子被逃兵擄去，又搶他首飾衣裳。南斌聽了，忙回到莊來一看，忖道：

財物還可埋藏，這許多梅樹，逃兵入門，必然盡毀了，豈不是斷送了我的性命。只是不容他人門才妙。隨即備了百枚彈子，藏在腰邊。溪旁原有一株槐樹，枝葉森森，持弓攀緣上樹，躲在樹中。叫書童與工人立在樹下，不必驚慌。不多時，果然有一班來了。前面有一個執旗的，想是頭目。南斌在樹上，持起彈弓，狠狠一放，把那頭目的烏珠打出了，翻身倒地。一班人叫得一聲阿啣，只見又把一人，對心一彈，此人叫一聲阿噴，捧頭而跑。大家抬頭一看，只見又一彈打來，把一人頭顱打開。

說的遲，做的快，但見彈子從空中飛來，個個打傷，逃出去了。

南斌下樹，走出看時，見撇下一重擔。叫工人挑進莊中。解開看時，都是金銀首飾。將晚時，只見又一班來了，南斌又忙忙上樹，打傷而去。又拾一擔羅綺衣裳。次早，只見又有一班來了，南斌又忙忙上樹打去，留下一個女子。問他，是前村柳莊閨女。南斌即著工人送還。逃兵過完，南斌反得了許多財物，不勝之喜。此後，只是澆梅、看花、賦詩、飲酒。光陰荏苒，又是初冬。一日登梅花樓飲酒，賦梅花詩，其題玉梅云：

分明數縷武陵霞，飛上枝頭散作葩。

寒透一身香特異，霜堆滿面色偏華。

其題白梅云：

冰肌本是粉和霜，又向瑤池洗玉妝。

讓雪三分應不讓，天香一段雪輪降。

其題紅梅云：

錦繡每從雲母綴，胭脂疑倩月娥搽。

桃姨杏姊難爭色，占得春風第一家。

正是賦詩得意之時，只見工人走上樓來道：「諸相公今秋中了舉人，有書送與相公。」南斌接看名帖，原來是諸綬。折開書來，上寫道：

二兄才高八斗，學足五車。九重丹詔，不日彩鳳銜來矣。蒼生久望，諒白雲留不住也。弟不才，繆叨鄉薦，將赴春宮。因企念弘才，敢邀玉駕偕往。臨楮不勝翹企之至。

南斌看完，忖道：京師乃皇都壯麗之地，久欲觀光，因恐父母羈留，不能如願。何不借此機會，竟赴京師，因而遨遊湖海，遍歷山川，亦丈夫之所為也。即便收拾回家，將諸綬手札與南斌讀之。穎氏聽見遠行，灑淚苦留。不料南斌來到梅樹下，大哭起來。南斌沒法，只得對穎氏道：「此去親近正人君子，強似在南莊癡憂，恁他去罷。」穎氏也只得依允。南斌與些盤費，穎氏又私與若干。次日南斌拜別爹娘，到諸綬家中，一同起程。二人路上豪情，不在話下。一月之期，已到京師。在試場邊，租一所雅房住下。南斌在寓半月，見諸綬只管埋頭讀書，毫無意興，心中忖道：何不移寓他處，可以縱意遨遊。幸喜父母所贈盤纏，約有百兩在身。當日即往天壇，尋一所雅寓。次日值諸綬出門訪客，寫字數行作別。

不肖一片野心，幾同狼子。而仁兄方且展摩鵬翼，睥睨鼇頭。恐災狂之態，有妨刺股。暫別數日，少縱狼心。幸勿見罪為感。寫了，放於書案，收拾了自家行李，將寓門鎖匙，交付主人，竟移往天壇住下。自此以往，游遍京師諸景，暢懷飽目。一日，想道：聞得倉平州地方，自永樂皇造陵以後，共有十二皇陵，何不往彼一遊。因僱驢到倉平，出西城七十里，果然便是康陵。

下驢登陵一望，但見陵塚坍塌，樹木稀少，不禁連聲歎惜。正是：

金枝玉葉今何在？野草閒花滿地堆。

但見古來歌舞處，黃昏惟有鳥聲悲。

南斌看遍皇陵，又閒步再登，深入其中。見上面有一所大陵，兩邊梅花盛放。一見就如珍寶一般，急急向前細看。只見陵前，兩邊各有六株。梅乾有合抱之大，因鼎革以來，無人守陵，被雜兵採取為薪，將茂枝盡行砍去。幸樹大根深，從旁又生出小枝，開花正盛，格外芳香，比家下梅花不同。南斌忖道：